

美文

YISHENG DE
MEIWEN JIHUA

一生的美文计划

徐如麒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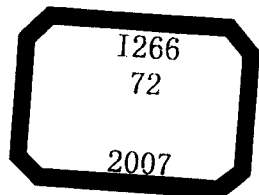
美文不可多得，辞藻华美者常常无内容，内容充实者常常显枯燥，辞藻内容俱佳者常常没有“主心骨”。美文之美，义有多端：或美在深沉如鲁迅，或美在忧伤如沈从文，或美在奇诡如张爱玲，或美在透逸如汪曾祺……美文不可学，不可仿；能为美文者不多，能为美文者亦绝无可能篇篇皆美。美文如同天才之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中国名家美文180篇

团结出版社

美文

YISHENG DE
MEIWEN JIHUA



一生的美文计划

中国名家美文180篇

徐如麒 主编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的美文计划——中国名家美文 180 篇/徐如麒主编.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80214 - 230 - 5

I. 中… II. 徐…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121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801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装 订: 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 本: 185 × 260 毫米 1/16

印 张: 42.75

字 数: 11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4 - 230 - 5/I · 121

定 价: 78.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因多种因素, 本书所收部分作者的著作权未能事先一一落实, 请有关版权人见书后速与本社联系。

组稿编辑：张宏儒

责任编辑：朱立国

封面文字：张耀南

封面摄影：张宏儒

封面设计：阳洪燕

目 录

孟德斯鸠传	严 复 (1)
中国札记	辜鸿铭 (3)
序言两篇	张元济 (13)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16)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 (21)
吃人与礼教	吴 虞 (27)
疾斋日记	冒鹤亭 (30)
游锡兰岛	梁启超 (36)
文学小言	王国维 (38)
杭州回忆	经亨颐 (42)
题跋三篇	朱希祖 (45)
全清词钞序	叶恭绰 (48)
龙山梦痕序	刘大白 (50)
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	李叔同 (53)
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	陈 垣 (56)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 (58)
地中海道中	林宰平 (60)
与青年论读史	柳诒徵 (6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 (68)
装饰	马宗融 (71)
北大之精神	马寅初 (73)
政本	章士钊 (75)
新唯识论序	马一浮 (83)
我在六十岁以前校后记	马叙伦 (84)
马先之《左氏纂读》跋	吕思勉 (86)
国文杂记	刘师培 (88)
词学通论绪论	吴 梅 (91)
示菩儿	熊十力 (95)
积微居金文说弁言	杨树达 (97)
乌篷船	周作人 (98)
追忆先师严几道	周越然 (100)
钢铁假山	夏丏尊 (103)
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	张东荪 (105)
补文心雕龙隐秀篇并序	黄 侃 (111)

中国生活面面观	蒋梦麟 (113)
玄学与科学	丁文江 (126)
骨董琐记	邓之诚 (136)
人生观	张君劢 (141)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感想	柳亚子 (146)
随感录	钱玄同 (148)
文人画之源流及其评价	陈中凡 (149)
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胡小石 (154)
五峰游记	李大钊 (159)
赠别大一诸君	梅贻琦 (161)
侏儒与痰孟子	杨振声 (163)
论所谓“国学”	何炳松 (165)
龙山梦痕序	陈望道 (171)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陈寅恪 (174)
再游北戴河	陈衡哲 (176)
丧偶日记	竺可桢 (179)
斗牛	邓以蛰 (184)
半农杂文自序	刘半农 (187)
我的母亲	胡适 (191)
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	唐钺 (194)
在康奈尔的几年	赵元任 (197)
月蚀	郭沫若 (203)
隋唐佛学之特点	汤用彤 (209)
落花生	许地山 (213)
文明或文化	张申府 (214)
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	范文澜 (219)
妙峰山琐记序	顾颉刚 (222)
论赋兼及赋史	郭绍虞 (225)
纪念蔡元培先生	梁漱溟 (227)
杭江之秋	傅东华 (231)
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圣陶 (234)
长安道上	孙伏园 (236)
空轩诗话	吴宓 (244)
再游新都感想	袁昌英 (246)
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	容庚 (250)
古史甄微自序	蒙文通 (252)
说思辨	冯友兰 (260)
翦拂集序	林语堂 (26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金岳霖 (264)
冬	郑伯奇 (267)
略论中国文学	钱穆 (269)

考古闲话	董作宾 (274)
故乡杂话	蒋廷黻 (280)
张居正大传序	朱东润 (282)
行路难	陈西滢 (290)
中国古桥技术史概论	茅以升 (292)
辛亥革命与我	胡愈之 (304)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傅斯年 (307)
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序	简又文 (312)
太湖纪游	成仿吾 (314)
我与文学	朱光潜 (319)
翻译莎士比亚	余上沅 (321)
章太炎与鲁迅	宋云彬 (326)
悲观与乐观	罗家伦 (328)
致郭沫若	宗白华 (333)
关于诗	顾 随 (334)
学画回忆	丰子恺 (338)
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任务是一样的吗	方光焘 (342)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344)
一回希有的经验	江绍原 (348)
清华园之菊	孙福熙 (350)
闲话	张奚若 (355)
蘧庐絮语	陈子展 (357)
过去了的“五四”	周予同 (360)
论幽默	周谷城 (365)
访笈杂记	郑振铎 (369)
良宽和尚	谢六逸 (373)
内蒙访古	翦伯赞 (375)
我与中大	朱谦之 (379)
秃的梧桐	苏雪林 (383)
从滇池到洱海	罗常培 (385)
五四断想	闻一多 (392)
一篇传记文的欣赏	潘光旦 (394)
骑马	王 力 (397)
劫灰	冯沅君 (399)
介绍《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向 达 (404)
城隍庙的书市	阿 英 (406)
我与《论语》	罗 庸 (411)
飞跍子传	周贻白 (415)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417)
词人纳兰容若手简前言	夏承焘 (420)
我的读书经验	曹聚仁 (423)

我之书癖	谢国桢 (426)
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	吴文祺 (429)
北平通信	废名 (436)
萤火虫	贾祖璋 (439)
中国文字学史略	唐兰 (441)
吴先生哀词	唐圭璋 (447)
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	梁思成 (449)
我和旧体诗	苏步青 (452)
西溪	赵景深 (455)
秦淮暮雨	倪貽德 (457)
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姜亮夫 (464)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贺麟 (470)
雅舍	梁实秋 (477)
奠六弟	台静农 (479)
小顺子、珠儿、玛丽	全增嘏 (481)
西山的月	沈从文 (483)
巴黎的旧书摊	陆侃如 (486)
全盘西化的辩护	陈序经 (489)
毋忘振羽	侯外庐 (493)
三种汉画之发现	贺冒群 (495)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498)
巨像	聂绀弩 (502)
记齐白石	钱歌川 (505)
海的怀念	黄药眠 (507)
小言两段	叶公超 (509)
成都的春天	刘大杰 (512)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林徽因 (514)
芙蓉城	罗念生 (518)
清华园日记	浦江清 (521)
敦煌莫高窟艺术	常书鸿 (526)
整理重庆江北汉墓遗物纪略	常任侠 (530)
走过 W 学校的门口	裴文中 (532)
罗迦诺的乡村	冯至 (534)
绕室旅行记	施蛰存 (537)
墙	储安平 (541)
谈狐	王季思 (547)
回声	李广田 (549)
拿波里漫游短札	李健吾 (552)
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	余冠英 (555)
乞巧	胡云翼 (558)
我和北大	邓广铭 (561)

孙传芳被刺感言	李平心 (563)
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	吴世昌 (565)
村居记事二则	吴组缃 (579)
宋代诗话鸟瞰	钱仲联 (585)
家书	傅 雷 (592)
麦积山石窟艺术	王朝闻 (593)
论晚明“流寇”	吴 晗 (598)
“问题”	张岱年 (601)
长治马路宽	卞之琳 (603)
光明	艾思奇 (608)
孩子的礼赞	李长之 (610)
四大城市	林 庚 (613)
“中日亲善”颂	胡秋原 (618)
乡土中国后记	费孝通 (620)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 鼐 (625)
去看日本的红叶	方令儒 (637)
新月诗迷序言	陈梦家 (640)
年	季羨林 (645)
徐霞客——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驱	侯仁之 (648)
蒲公英	蔡希陶 (653)
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	谭其骧 (662)
雨前	何其芳 (668)
寻梦人	唐 弢 (670)
编后记	(675)

孟德斯鸠传^①

◎严 复

严复（1854～1921），福建闽侯人。字又陵，又字幾道，晚号愈榘老人。曾留学英国。1896至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天演论》等，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影响极大。著有《愈榘堂诗集》和《严幾道诗文钞》等。

孟德斯鸠，法国南部几奄郡人也，姓斯恭达，名察理。世为右族，家承两邑之封，凡二百余年，曰布来德，曰孟德斯鸠。世即以其一封称之曰孟德斯鸠男爵云。生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当名王路易第十四之世。当是时，法战胜攻取，声明文物冠诸欧，然值政教学术，乐新厌古，人心物论，穷极将变时。于是论治道者，英有郝伯思、洛克，义有墨迦伏勒，而法有孟德斯鸠。则导福禄特尔、卢梭辈先路者也。家于西土仅中货，以善治生，未尝窘乏。地望势力，高不足以长骄，卑常足以自厉，然约情束欲，安命观化，幼而好学，至老弗衰。常语人曰：吾读书可用蠲忿释悃，虽值拂逆，得开卷时许，如回温泉以销冰雪，扇清风而解热烦也。其姿之近道如此。

年二十五，入博尔都郡议院为议员。法旧制诸郡议院，法家所聚，民有讼狱，则公享之。先是其季父入货，为其院主席，父子冠假髻，衣黑衣，时以为宠。逾二载而季父捐馆舍，遗令以其位传犹子孟德斯鸠，俸优政简，时事国论，多所与闻，然而非其好也。视事十稔，年几四九，又以其位让人，退归林墅。盖自兹以往，至于没齿，都三十年，舍探讨著述之事，无以劳其神虑；而舍历史政治，又无以为其探讨著述。若孟德斯鸠者，殆天生以为思想学问者欤？

其著书甚蚤，年方二十龄，有《神学论》。又尝考罗马宗教所与治术关系者。然不甚求知于人，世亦不知重也。年三十二，成《波斯文录》。借彼土之文辞，讽本邦之政教，移情剡目，通国为欢，而教会深衔之。方其罢博尔都议院主席也，适巴黎国学有博士阙待补，孟德斯

^① 严复所译的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法意》（L'Espit des Lois），共七册，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九年（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三册出版于一九〇四年。此转载第一册卷首，原题为《孟德斯鸠列传》和《严幾道诗文钞》改为此题。

鸠甚欲得之。而翊教伏烈理使谓其长曰：“《波斯文录》于国教多微辞，今国学顾容纳其作者，王将谓何？”其长惧而不敢。孟德斯鸠乃以书抵之曰：“足下辱我已甚。吾计惟出奔他国，庶几栖息余生，自食其力。所不能得诸同种者，犹冀遇诸他人耳。”伏烈理不得已罢攻，而孟德斯鸠补博士。已而游奥之维也纳，更匈牙利，尽交其贤豪。逾岭度威匿思入罗马，谒教王。教王礼遇有加，不以《文录》为意。北旋，登瑞士诸山，溯来因之水，北出荷兰，渡海抵大不列颠，居伦敦者且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入其格致王会，被举为会员，最后乃归法，徜徉布来德、巴黎间。一千七百三十四年，成《罗马衰盛原因论》。论者称其裁勘精究，断论切当，于古得未尝有者。顾所发愤，乃在《法意》一书，当此时，属稿者已六七年矣，前论特其嚆矢而已。精锐夙修，穷昼夜矻矻，凡十有四年，而《法意》行于世。遐搜远引，钩湛矚幽。凡古今人事得失之林，经纬百为，始终条理。于五洲礼俗政教，莫不循其前因，指其后果。既脱稿，先以示同时名硕海罗怀纆。海罗怀纆叹曰：“作者宇宙大名，从此立矣。”印板既布，各国移翻，一载间板重者二十二次。风声所树，暨可知矣。福祿特尔尝称曰：“人类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后光复。”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为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年六十有六，卒于家。方其弥留也，以宗教有忏悔之礼，神甫辈以孟生平于其法多所诽谤，颇欲闻其临终悔罪之言，然卒不可得，但叩之曰：“孟德斯鸠，若知帝力之大乎？”对曰：“唯其为大也，如吾力之为微。”

译史氏曰：吾读《法意》，见孟德斯鸠粗分政制，大抵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亚里士多德。吾土缙绅之士，以为异闻，虑叛古不欲道。虽然，司马迁《殷本纪》言伊尹从汤言九主之事，注家引刘向《别录》。言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是何别异之众耶？向称博极群书，其言不宜无本。而三制九主，若显然可比附者。然则孟子说非创闻也，特古有之，而后失其传云尔。

中国札记（之五）

（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首次发表）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福建厦门人。名汤生，以字行，自号汉滨读易者。自幼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精通多国文字。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春秋大义》和《读易草堂文集》等。

箴言

爱默森说：“英国朋友们问我是否存在美国人？是否存在具有美国思想的美国人？面对这样的诘问，我既没有想到决策委员会，也没有想到议会，既没有想到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阁员，更没有想到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欧洲。我只想到了那些纯朴无瑕的人。我说，‘是的，肯定存在美国人’。因此，我亮出了没有政府就没有抵抗的信条。我说，我的确认为我没有在任何国家看到一个有足够的勇气坚持这一真理。我明白，具有这样的勇气可以赢得我的尊敬。我很容易看到卑鄙的武力崇拜的破产——尽管伟人们都是武力崇拜者。可以肯定，由于上帝还活着，只有那种不需要另一种武器来对付的武器，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

美国公使康格先生最近在离沪回美之前指出：“我不担心中国人会发动同样的暴乱。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这话本不应当出自爱默森的同乡——一个美国公使之口。这是一个卑鄙的孤儿院女舍监说的话。这位女舍监长期惨无人道地对待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们，而当孩子们还手时，她又毫无人性地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坐下喝茶，并说什么：“这帮小家伙再也不敢还手。他们已经得到了教训！”

二

罗斯金说：“粗俗的本质在于麻木不仁。”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粗俗不过是身心迟钝，缺乏训练和不够成熟的表现；而在真正天生的粗俗中，灵魂和肉体像死一样麻木，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种麻木可以导致残暴成性和犯罪。

三

一般说来，在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中，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不太可能走向灵魂和肉体的死一样的麻木。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下层百姓和军人——十分残忍——“你惹了一个俄罗斯人就是碰上了鞑靼人”，俄罗斯军队最近在华北的残暴行为确实骇人听闻，但仍是那种未驯化的野兽的天生的残暴行为。所以，俄罗斯人的残暴还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被德国人形象地称为“野性”的那种残暴——像人面兽一样迟钝、粗俗、冷漠、野蛮、残忍、凶恶。

四

如果说俄罗斯人残忍，美国人则粗俗。但美国人——美国教养很差的阶层——的明显的粗俗通常如罗斯金所说，是头脑简单和愚昧无知的粗俗，这种粗俗是身心迟钝、缺乏训练和不够成熟的表现，而英国伦敦佬和欧洲资产阶级的粗俗是天生的根深蒂固的粗俗。

五

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去年夏天向我解释了美国文明的简单结构。他说：“在美国，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规划一座城市，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学校、教堂和法院”。学校是人的表征，教堂是上帝的表征，设有绞刑台的法院就是魔王的表征。首先把人送到学校去，看看能把他塑造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效果很好，就把他送到教堂去，塑造得像上帝一样；如果效果很差，就把他送到法院，送上绞刑架，送去见魔王。

六

这就是朴实的美国人的小木屋文明。但现代美国人已经有所“进步”。除了建学校之外，他们还创办报纸；除建教堂之外，他们还发明了小杂耍演出和被称为世界博览会的大杂耍演出；除法院外他们还建立了银行。因此，那些本应去学校接受教育的人现在都在阅读令人心神不安的报纸，并由此丧失了他们已有的教育；那些本应去教堂顶礼膜拜以接受高尚教诲的人现在却去看大大小小的杂耍演出，以进行下流的享受和粗俗的娱乐；最后，那些本应进法院上绞刑架的人现在却乘四轮马车去各大银行取股息和存款。

七

同时，本应教年轻一代学会知书识礼的美国学堂和学院现在成了纯粹的锻工车间，学生们

在那里学习如何挣钱或学习人们常说的谋生之道，其途径是掌握被称为现代技术工的雕虫小技或被称为法律和神学的精巧的智力骗术。在许多美国大学里，牙科学和手足病治疗术或修脚趾甲的方法被置于柏拉图和维吉尔同样的地位。

八

同时，美国的基督教会是盗贼和懒汉的地地道道的救济院，募集和分发救济品无疑是原来的基督教会的真正职能之一，但现代的美国教会募集救济品并非用于施舍而是供自己享用。如果真有人不幸，那么，接受施舍或靠救济品维生当然没有什么不光彩。但是，如果一个人实际上并非不幸却要吃本该送给真正的不幸者的救济品，从而“敏锐”地发现了一条简捷的谋生之路，那么，接受救济显然是不正当的。当一个人以接受救济为耻而不以盗窃救济品为耻时，接受救济反而会臭名远扬。必须公正地指出，今日欧美的基督教会不以任何事情为耻辱，甚至不以“传教士的抢劫为耻辱”，如果现代美国教会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它就不会写一封振振有词的公开信给“异教徒”——日本的佛教徒，以证明他们有权要求得到中国饥民的赔偿，而他的那些代理人居然帮助放火焚烧中国饥民的房子，陕西甚至还有人肉出售。那些赔偿和“抢劫来的东西”当然不是留给教会和传教士本人的，而是给亲爱的中国的皈依者。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对穷人的关心，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盗贼并且带着满袋的赃物。

九

应该把现在到银行去取钱的人送往象征着美国绞刑架的法院。这个法院已经成为蒙难地，它是为镇静自若的失败者准备的，或如今天的罗斯金所说，是给大部分非常聪明、谦卑、敏感、富于想象的人准备的；是给十分仁慈、正直和虔诚的人准备的；譬如说，是给爱伦·坡这类人准备的，或是给我曾碰到过的、只能买散席船票旅行、在珠江汽轮的甲板上抽着鸦片、能说流行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饥饿的美国艺术家准备的。总之，现在美国的法院，尤其是给弱者和不幸者准备的，给大城市的可怜的妓女们准备的——

虽然随着爱神的热切祈祷烟消云散，
她的慈怀做了让步，
但天上的基督饶恕过的罪过，
永远被男人所诅咒。

十

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麦克杜太太的儿子问他的母亲：什么样的人 是奸贼？麦克杜太太：嗯，奸贼就是起假誓撒谎的人。

儿子：这种人都是奸贼吗？

麦克杜太太：这种人都是奸贼，应该绞死他们。

儿子：谁来绞死他们呢？

麦克杜太太：那些正人君子。

儿子：那么撒谎的人和起假誓的人都是傻瓜，他们有着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并把他们绞死呢？

但是，现代美国的奸贼、撒谎者和起假誓的人都不是傻瓜。因此，按照宪法，给每个人以选举权的后果是：在美国，所有正人君子已被绞死或正面临被绞死的危险。

十一

我以为，现代美国人事实上不配他们的祖辈给他们设计的制度。中国人说，有治人无治法。不管怎样，现代美国人在狂热地崇拜他们的宪法条文的同时已经失去了他们祖辈的精神，丧失了那种真正的早期美国人的精神，对于这种精神美国诗人唱道：

这些养育我们的移民，
披着阳光，踏着雪浪，
为我们发现了这块处女地，
给我们提供了自由的土壤。

十二

人们常常断言，汉语中没有“自由”这个词。而令人惊叹的事实是，汉语中不仅有表示“自由”的词，而且这个词十分精确地表达了美国人的本意，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其意义与英国伦敦佬或坦马尼协会的自由概念迥然不同，这个表示“自由”的汉字就是“道”。当中国人说一个国家没有“自由”时，他们就说“国无道”。表示“自由”的“道”字，字面上是指道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因此，表示“自由”的汉字是指率性之道，即服从天命的自由。那些披着阳光、踏着雪浪的移民正因为缺乏自由才离开故土去寻找新天地，这种自由恰恰就像移民们表达的那样是服从天命的自由。早期美国人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下自由的土壤，但这种自由并不像坦马尼协会所认为的那样，是从事卑鄙勾当、进行诈骗活动和对人残酷无情的自由。早期美国人所向往的自由诚如中国人所说是率性之道，是服从天命。——“我自由自在，因为我遵循你们的格言”。

十三

当今美国的“自由”观念因美国的名副其实的“平等”观念的出现而黯然失色。现代美国的平等概念已使“自由”一词的真实涵义丧失殆尽。“自由”的真正意义是，“汝必率性”。但是，现在美国的平等概念意味着抹煞差别。一个国家有许多傻瓜，也有许多聪明人。美国的平等概念则要求聪明人不出头露面，以免剥夺傻瓜的权利，剥夺他们的平等权利——在白宫与总统握手的权利。

十四

美国人和欧洲的法国人执著于平等概念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就是反对特权的平等。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法国人在第一次革命期间曾为此倾注了满腔的热忱。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并非现代美国人的抹煞差别观念——让国家的精英像败类一样恶劣；也不是法国人的那种目无君长观念，按这种观念，士兵应当指挥将军，马应当驱使马夫。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向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宽容。孔子说：“有教无类”。这

就是宽容的真正意义。

十五

自由、平等和真正意义上的宽容——博爱，代表着基督教徒的品格，或中文所说的“一视同仁”。法国人德穆兰正因为牢记了“博爱”这个词，他在临上断头台时仍打趣地把自己比做“优秀的长裤汉”耶稣。向康格夫人和公使太太们说：“一家人，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慈禧太后试图将基督教的真正意义——最深刻意义上的宽容告诉他们，因为康格先生和夫人对此所知甚少。正因为慈禧太后发出的呼吁无济于事，中国的优秀长裤汉——“义和团员们”不得不像他们的法国兄弟在一七八九年所做的那样，向世界发出血淋淋的呼吁：应当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应当把他们看作人类大家庭的手足兄弟。

十六

爱默森的“美国观念”就是现代民主和现代自由主义的伟大的实用观念，这种观念构成了美国制度的基础，而美国的制度不同于现代的欧洲文明。有人曾问歌德，他认为什么样的行政管理最好。他回答说：“那种有助于使所有行政管理没有必要存在的管理最好。”为使“黎民百姓”遵纪守法，现代欧洲行政管理观念就是动用警棍和军刀。美国特有的使“黎民百姓”遵纪守法的行政管理观念就是利用学堂和教会，无需“皮鞭”、警棍和军刀。运用学堂和教会就是爱默森的美国观念的实质，也是中国文明的实质。

十七

但是，早期美国人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不知美国文明是建立在学堂和教会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美国宪法的基础上。美国人曾坚持按照他们早年的小木屋宪法来建立学堂和教会，而不是借学堂的灯光阅读宪法。结果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当今美国学校和美国教会的可怕局面。

十八

看到美国人迷信他们的宪法真是令人惋惜。“他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我行我素，他也不会使阁下感到满意。”斯特恩笔下一位下士说。“老天作证，他会继续干下去，我的托比。”叔叔说。山姆叔叔则困惑地请法学家帮忙。但法学家们通常不能颁布天理或天条，而只是根据宪法来颁布法律。平民百姓当然不懂得根据宪法制定的深奥法律。这样，法学家们就可以独享对法律的解释权。简言之，法学家们是根据自己及其付款人的需要来制定和解释符合宪法的深奥法律的。

十九

与美国人同宗同源的那些民族（美国人主要是由这些民族构成的）对法律和宪法这类名称的尊重已经深入人心，美国的“平民百姓”也正是出于对法律和宪法的同样的尊重而一度对符合宪法的深奥法律保持沉默。虽然美国的平民百姓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非常糟糕，但一些人仍对心灵深处的上帝的正义法则有所了解。因此，他们常常发现，依据宪法制定的深奥法律

违反了简单的上帝的正义法则。

于是，平民百姓就动用私刑。但私刑是违反宪法的。因此，人们不得不招来带警棍的警察和佩刺刀的军人；为了对付日益增加的私刑法学家，只好增加警察和军人的数量。

二十

所以，从依靠学校和教会而不用警棍和刺刀这一美国观念出发，美国人民就不得不采纳欧洲的观念，进行卑鄙的武力崇拜。结果，美国只能变成另一个欧洲。

二十一

美国的“法学家”随后被派往国外当外交官。美国外交官在对付菲律宾人以及与中国人签订条约时并不受上帝的正义法则的指导，而是受符合宪法的法律的指导。那位法学家在国外对法律加以扩充并称之为进步与文明的法律。但带着特殊“救星”的中国人发现符合宪法的法律、文明与进步，意味着抢劫。尽管这是富人对穷人的抢劫，强者对弱者的抢劫，但它有悖上帝的正义法则。因此，中国人纷纷起来参加“义和团”，并且使用“私刑”。在此，你可以看到美国在中国现在这场可怜而又可鄙的悲剧性混乱中所起的作用。你也可以看到，美国人帮助、支持并最终采纳欧洲同盟的卑鄙的武力崇拜的情景。

二十二

因此，我们看到现代“法学家”是产生现代警察的真正的直接原因，是现代欧洲卑鄙的武力崇拜的代表。现代“法学家”是虚假的牧师，就像现代警察是虚假的军人一样。的确，原来正是这个欧洲的虚假牧师首先带来了欧洲的军国主义或卑鄙的武力崇拜。在中世纪的欧洲，由心地虔诚、为人正直的牧师主持的教会可以不必使用武装人员而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武装人员，真正的军人曾去保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境，以防蛮夷的入侵，事实上是去克服蛮夷的野蛮习气。当教会成为虚假的教会，牧师成为不虔诚的牧师时，就难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另一种被称为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人员——古斯塔夫·克伦威尔和腓特烈——不得不起来维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等待真正的牧师的到来——先强权后公理。

二十三

然而，真正的牧师并未到来，来的只是法学家。法学家们一开始就建立了新的教会，这个教会被称为“宪政”。但法学家们并未减轻武装人员在国内维持和平与秩序的任务，也没有减轻人民为供养武装人员而缴纳的沉重税赋，相反，他们宣布需要更多的武装人员。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并且捍卫宪法——宪政意味着保护财产权，保护牧师以及向律师支付报酬的富人的财产权。于是，武装人员经过发展而成了现代的“警察”，这个警察不是斗士、勇士或真正的骑士，而是“士兵”、佣工、外国雇佣兵、好斗者、仆人或本来意义上的骑士，即由律师、富人、外交官和资本家雇用的侍从。这些人雇用他们并不是为了维持和平与秩序，而是保护财产，保护铁路辛迪加和鸦片仓库。这就是现代虚假的帝国主义或殖民政策的根策，是欧洲卑鄙的武力崇拜的最新发展。